

● 昆侖文學叢書

畫一個太陽

● 馬繼紅 著

●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 HUAYIGETAIYANG



PDF



有一雙尋覓美的眼睛，才能發現美的世界。

马继红

作者小傳

1954年夏出生于北京協和醫院。
1969年參軍，曾任衛生員、護士、
新聞幹事。

1975年起從事業余文學創作，
198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7年
轉為專業作家。曾出版過三本小冊
子，獲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探索生活的美（序）

柯 蓝

在《人民文学》女作家专辑那一期上，我第一次看到马继红这个名字和她的作品。后来，隔了一些时日，《北京日报》副刊部邀请一部分在北京的散文作家到京郊怀柔县去参观，他们说那边水库和十渡一带风景美极了，有北国江南之称。我来北京工作已四五年，却杂事缠身，从未到北京的乡下去过，我便欣然应允同去了。同行中最年轻的一位女同志，经介绍便是马继红。我才知道她是一位青年散文作者，在解放军某部工作。最近，她的一本散文集子要出版，她要求我给她的这本书写序，我才看了她收集在这本集子中的全部作品。现在，我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向大家介绍这位自学成才的青年女作者。她这些短小活泼的散文，无论状物写人，都具有一种优美的情趣。

我学习着写散文，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别的体会没有，唯独有一点，自信无疑。即散文所写景物，必须真实。散文的生命，以及它能征服读者的就是它的真实。关于这个“真实”的问题，有不少散文评论、研究者曾提出建议，认为散文可以虚构。并列举某散文大家写的散文为例。这，当

然属于学术问题，可以并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发表与探讨。但我仍坚持散文必须真实这一观点。因为散文一有虚构，便是小说，或叫不完整、“不合格”的小说。近年出版的散文集，有些便收进了有虚构的散文。我认为这样不好。因为散文一开虚构之禁，散文就与小说没有区别，便会自取灭亡。读者也会只上一次当。同时，我也认为，散文又何必去虚构呢？散文靠加虚构去讨好读者，能竞争过小说吗？丢弃真实之长去追求虚构之短，明白人自然不会去干。自然，为了散文写得生动，引人入胜，那是在结构上，描写方法上，表现形式上的艺术性问题。决不应求教于什么虚构。我出版了5本散文集子。我写的散文自己都不满意，但有一点可告慰的，是我写散文从不虚构。我觉得马继红写的这些散文，充满生活气息，感情真挚，行文自然。她从小生长在军队干部家庭。15岁参军，当过卫生员、做过护士。后来当了宣传干事。长期的部队军营生活，所以在她的笔下，流露出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她以一种纯真的细腻的女性感情，歌颂着她所热爱的军队。写她所熟悉并度过了不少时光的军队医院。她参加过抢险救灾，又下过农村医疗队。这一切特定的环境，必然在她的笔下会流露反映出来。可是作为散文，特别是抒情散文，要求作者有充沛而独特的情绪。这些不能凭空乞求，只能来自生活。作为一个散文作者，马继红已善于从生活中去寻找美，去培育自己独特的而不是一般的感受和感情。像她写的《拾来满篮醉梦》一文。我们从分取的一些小标题：“湛蓝的梦”、“金色的梦”、“碧绿的梦”、“欢乐的梦”就可以窥视出一个女性的心灵，对大自然的眷恋。作者在此文的最后说：“我拾回了一串美好的、芳香的、醉人的

梦，也拾回了我久已失落的心。”不能不令人跟随她进入一种沉思的境界。

优美的散文除了真挚动人的感情，还应该有着深刻的哲理（或叫主题）。近年在散文创作中，有人反对在文中或结尾时，加上一段哲理。这，如果成了公式化、老一套，当然应该指责。但，我不主张一概反对。散文好不好，不在于是不是结尾有哲理，问题是散文中写的哲理如何，表现得是否恰当。散文的主题可大可小，可明可暗，但散文总是表达作者的一定认识和感情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否认散文的主题，或是认为短小的抒情散文，就是一点小情趣，不表达什么主题。我想这都是不对的。短小散文以小见小，或以小见大，总会表达出一定的思想。此集中马继红一篇几百字的《巴西木》，在最后一段揭示外表开初不美，而本质优美的巴西木，哲理就抒发得很自然。一篇散文没有独特的思想、主题、哲理，就等于只有优美的外壳，而没有灵魂。这是显而易见的了。真正值得推敲研究的，是这些思想内容，用什么手段表达出来。可以借景物抒发，可以借一定的情节反映，可以借人物的活动、对话暗示，也可以用作者自己的激情直接表达，只要用得巧妙自然，就都应该允许，并且提倡。

此外，由于近年来，散文创作（主要指抒情散文）在某些方面出现冗长、重复的现象，使读者乏味，于是评论界呼吁散文要提高质量，打破老一套。许多散文作者也提出“散文要乱步，要破格”。这，我也认为是很对的。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巨变，反映时代的散文，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会遇到新的挑战。散文不改进，就不能适应。那么，如何“乱步”，又如何“破格”打破老一套呢？首先，我看不能借助

于前面提到的“虚构”。其次要加强散文本身的几个要素，如“真实的感情和意境”，如“深刻的思想，哲理”，如“一定的动人的情节”。除此之外，我看要多写人物，多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作者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写别人的内心世界。从小我写出大我，从个人走向人民。也就是说，作家在散文这个抒写自己的小天地里，去抒写四周的人，去抒写集体。这当然是通过作者自己的小我去抒写的。这样，作家便深入到群众中、生活中去了，写出的散文，就充满了各色各样的人物感情也自然洋溢着生活气息。此集中的一篇几百字的《伞》，就是写人物的抒情散文，显得很充实动人。我想，如果都这样去写人物，散文就不会重复乏味。当散文作家抒写气象万千的自然景物时，结合着去抒写千变万化的人物内心世界，散文不就乱步出格，而呈现出一片繁花似锦吗？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散文的另一乱步出格，是浓缩它，把它写成散文诗。这是我的一贯主张。这是另外的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马继红的《画一个太阳》集读后，已是夜深人静了。我深情地祝贺这位在部队中成长的青年散文女作家，所获得的喜人成就。祝愿她在年华正茂的时候，以顽强刻苦自学的毅力，去攀登她前面另一座文学的高峰。我相信在她不断努力下一定会获得更多更高的成就。并以此互勉。

目 录

探索生活的美(序).....	柯 蓝 (1)
----------------	---------

第一辑

捣鼓曲.....	(2)
感情.....	(6)
海.....	(11)
画一个太阳.....	(18)
伞.....	(21)
真诚.....	(25)
路口.....	(29)
灯影闪闪.....	(32)
月.....	(35)
启蒙.....	(38)
妈妈.....	(42)
教室里有位小姑娘.....	(49)
泉.....	(52)
觅.....	(55)

第二辑

故城黄昏.....	(62)
兵马俑前的沉思.....	(66)
蓝色童话.....	(70)

火焰山遐思.....	(74)
彩色飞碟.....	(78)
拾来满篮醉梦.....	(82)
马兰公园.....	(90)

第三辑

彩色的梦.....	(94)
沙丘的歌.....	(96)
妈妈和孩子.....	(98)
巴西木.....	(100)
新疆采风.....	(102)
阳台.....	(109)
晨.....	(111)
彩象.....	(114)
夜市即景.....	(117)
北运河随想.....	(119)

第四辑

本色.....	(122)
财富.....	(127)
遗言.....	(131)
爱的呼唤.....	(134)
“班长”和他的士兵.....	(143)
春在这里萌发.....	(147)
一张迟到的选票.....	(150)
太阳仍然属于他.....	(153)

有这样一位老太太.....	(161)
情铸军魂.....	(172)
历史塑造了他.....	(176)
名如其人.....	(186)
陈强父子.....	(193)
一个中国人的故事.....	(203)

第一辑

五 月 落 英

花已经开过了，只剩
下飘落的花瓣。我珍爱地
把它拾起，一瓣，又一瓣

摇 篮 曲

冰清的月轮悬浮在娇柔的柳丛中，枝不摇，叶不摆，恰似飘在夜空中的一幅静物写生。风娘娘不知躲哪去了，屋里屋外闷得像个蒸笼，连枝丫上的蝉也在单调地嘶喊：“渴——渴——”

护士小何迈着轻盈的脚步，从一个个雪白的摇篮旁走过，暖融融的目光里透出慈爱和温存。摇篮里的婴孩大多数出生才几天，有的则刚几个小时，连眼睛都懒得睁。可能他们也感到热了，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乌黑的头发汗津津的，捏紧拳头，两条小腿不停地乱蹬乱踹。小何轻轻摇起手里的蒲扇，摇篮里立刻荡起了凉爽的清风。她不停地走着扇着，像是徘徊在花丛，眼前是一片片刚刚吐蕊的玫瑰；像是漫步在竹林，脚下是一丛丛顶着露珠的笋芽；又像是撑着小舟漂浮在河湾，身前身后是一群群毛绒绒的小天鹅。小生命，多可爱的小生命！

忽然“哇”的一声，靠门口的宝宝哭了。小何急忙跑去把他抱起来，“维维乖”“维维不哭”轻轻地拍哄着，把盛有葡萄糖水的奶瓶塞进他的嘴里。维维不哭了，小嘴贪婪地

吮着，不一会儿，又香甜地睡着了。

人们也许奇怪：新生儿怎么会有名字呢？说起来，这都是小何姑娘的杰作。她按着床号的顺序，给每个孩子都起了个可爱的名字：豆豆，咪咪，嘉嘉，菲菲，沙沙，维维……这些富有诗意的称呼，简直就像一串音符谱写的最美的歌！就说这个维维吧，他是个早产儿，刚出生的时候只有970克，还不足两斤。而且浑身黄疸，像涂了层洗不掉的颜料。做母亲的为此伤心地哭了一场，一狠心悄悄地不辞而别。这条新闻惊动了产科的护士姑娘。她们聚在一起，吱吱喳喳像一窝小家雀：“中国人口过剩。人家妈妈都不要了，我们还养活他干啥！”“你看他小得像个猫，又是棵病秧子。谁能养得活，我选她当模范妈妈！”更有个调皮丫头，学着电影里，双手不停地划着十字：“善良的主啊，请收下这个无辜的儿吧！”惹得四周一片哄笑。唯有小何没吱声。等大伙笑够了，她才平静地说：“这个孩子交给我了。”

撕掉的日历像一片片脱落的花瓣。两个月过去了，维维不仅幸存下来，而且长得又白又胖，体重增到9斤半，一笑，红红的脸蛋便浮起两个逗人的酒窝。可又有谁知道，这笑涡里滴着小何的多少汗水？维维不会吸奶，她用滴管一滴滴地喂，烫了不行，凉了不行，一天要喂十几次。维维体温低，洗澡容易受凉，她用纱布蘸着油，一点点地擦。除此之外，还在暖箱里安上了蓝色的灯管，用光疗医治黄疸。难怪同伴们开玩笑，说小何养了个干儿子。

窗外飘来一阵欢快的轻音乐，像潺潺小溪，淙淙而来，又淙淙而去，润得小何心里痒酥酥的。本来，姑娘今晚要去赴男朋友之约，到陶然亭去游泳。可接夜班的护士突然发烧，

她便不言不语地顶替了，匆忙中也忘了通知对方。说不定，这会儿他正站在那多情的柳树下痴心地傻等呢！在这温馨、静谧的夜晚，能在浪花中戏水，在湖面上荡舟，在浓荫遮掩的小道上和心爱的人并肩走一走，该是多么惬意呀！

“嗡——”一只讨厌的蚊子从身旁滑过，惊扰了小何的思绪。她急忙抓起蝇拍去打。可是狡猾的蚊子偏偏不肯就范，你追到东，它飞到西；眼看落到了婴儿身上，手到擒拿了，小何却又轻轻把它轰开，再接着追。照理说，对付蚊子可以用蚊香。小何却舍不得。她说蚊香里含有微量的六六六，对婴儿的呼吸不利。

小何是个清秀文静的姑娘。学生时代，她用浪漫的笔，不知为自己描绘过多少美好、迷人的梦。她想当飞行员，翱翔在万里无垠的蓝天；她想当歌星，向往那春雷般的掌声。她也想当新闻记者，做一个人类灵魂的雕塑家。可她万万想不到，命运之神竟开这样的玩笑，把她安排在妇产科里当老妈子。为此她掉过眼泪，“罢”过工，也曾发生过将婴儿掉进水桶，险些溺死的故事。然而，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花开花落，燕来雁去，小何床头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首泰戈尔的诗：“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还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虚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是阳光、甘露滋润着姑娘，才使那崇高的种子渐渐拱出了心田的土壤……

夜深了，明亮的灯光一盏盏熄灭。窗台上的那盆夜来香吐着浓郁的芬芳。小何用手指拢着手电，一次次俯下身，去倾听婴儿“扑通扑通”清晰而又亲切的心跳声。忽然，从摇篮那边响起一声低柔的“嘀嘀”声。这是小何和她的同伴们

创造的尿湿报警器传递的信息。以往，猜测婴儿什么时候尿尿，是产科的老大难。翻动勤了，孩子容易受凉，翻动少了，湿漉漉的尿片又会把小屁股沤得通红。为这，小何和她的同伴不知想了多少办法。最近这鬼丫头又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了一条新闻，说婴儿聆听大人的心音，可减少躁动，增加体重。心音机的草图，已经又装在姑娘的肚子里了。

清澈的月光从窗棂伸进来，像一双温柔的手，把一个个摇篮揽进怀里。

睡了，孩子那甜甜的小脸上，睫毛勾出一条柔美的线，连呼吸都扑散着蜜味；睡了，孩子那淘气的小嘴，还像乐器簧片一样不住地喷着。这些可爱的小生命除了吮吸的功能，还没有更多的意识：既不会提意见，也不会唱赞歌。长大后，他们是否还记得这甜蜜的夜，记得这阿姨的模样呢？

窗外不时传来唧唧吱吱的音响。是小燕在哺乳自己的孩子？是荷花在孕育丰满的莲蓬？还是纺织娘在教导顽皮的后代？柔美的音响像夜的鼻息，又像夜的梦呓。小何轻轻从摇篮旁走过，身后那串脚印像奇妙的音符在跳着，唱着：“风儿轻轻吹，摇篮静悄悄，可爱的小宝宝，睡得多么好。树叶沙沙响，月儿挂树梢，可爱的小宝宝，梦中还在笑……”

《中国青年》1981年第5期

感 情

我原以为，只有年轻人爱动感情。可是，在与几位“老延安”打了一次交道之后，他们那真挚、深沉的感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个秋阳灿灿的早晨，我们乘坐的面包车由西安向延安进发。行至一个山嘴角，路被堵住了，长蛇般地压了一串车，无论司机怎么按喇叭也无济于事。大家便趁此机会下车活动活动筋骨……

路，终于被疏通了。我转过身，正准备上车，忽然，被眼前的一个镜头震慑住了：一只苍老的、青筋隆起的手，缓缓地伸向路旁那蓬野菊花，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朵，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花柄，轻轻转动着，然后举到鼻子跟前，用力嗅了两下。那神态，带着几分真诚，又有几分天真和温情。

“梁伯伯，你也喜欢花？”我有些疑惑。他是一位将军，一位出类拔萃的军事家，一位血与火锻造的男子汉。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从来从不侍弄花花草草的。

“这花美吗？”他把头转向我，脸上绽开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不美。”我坦白地回答。

“可是它很朴实。漫山遍野，哪里有泥土，哪里就有它的生命。你看，”循着梁伯伯的手望去，果真，崖畔上，田埂边，河滩旁，垄沟里，高高低低，远远近近，团团簇簇，到处都绽开着黄色的小星星。连缀起来，像嫩黄的缎子，缝补着残破的晚秋；垂挂下来，无拘无束，像山村女孩子洗过的头发，带着一股山乡的气息和野味，给质朴的黄土高原带来了清新和生气。

“你知道它为什么长得这么茂盛？”

我摇摇头。我对植物学一无所知。

“因为这块土地上有烈士的血，有人民的汗……”说到这里，梁伯伯顿住了，浓密的眉峰微微蹙起。他在想什么？当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打过不少漂亮仗。他是在怀念从自己身边倒下的战友，还是在怀念用鲜血和乳汁养育了革命的人民？我没有打扰他，悄悄地把视线移向那朵不起眼的小黄花。我第一次发现，它真美！它静静地燃烧着，放射着诚挚、浓烈的希望。

车子驶进延安城，已是黄昏时分。我提议先到延安宾馆去安排食宿，同车的刘伯伯却执意要把车开到宝塔山上去。我不解地耸耸肩，参观日程足足安排了五天，专门有瞻仰宝塔山的时间，何必这么着急。

车刚刚在山顶停住，刘伯伯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去。他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几乎是扑到了宝塔的跟前。他伸出手，轻轻地摩挲着宝塔的石壁，像久别重逢的儿子抚摸着母亲的衣襟。他紧闭着嘴唇，脸上的肌肉在颤动，眼睛里有晶莹的泪光在闪烁。过了一会儿，他朝后退出几步，静静地凝